

质疑殷墟古玉“和田”说及其辨析

王学孟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从地质学的视角出发,结合多年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古玉来源与殷商时代古玉的承袭关系,并对比了当时中原与新疆地区古玉的开采应用水平,认为“古玉石之路”是不存在的;殷墟古玉是承袭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古玉来源,仍属于“就地取材”或“近地取材”。

关键词:考古地质;殷墟古玉;质疑

中图分类号:TS93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636(2011)02-0222-03

0 引言

自1986年闻广先生提出“考古地质学”以来(闻广,1986),已有20多年了。期间很少见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近10年来,有关“玉器”方面的专著陆续出版发行。由于考古学家们对一些地质工作者的意见或鉴定资料的采纳失之偏颇,从而对史前“古文明”的判断与推论产生了一些问题。

1 问题的提出

归纳若干专著,如下问题比较突出:(1)根据仰韶文化半坡遗址的一件软玉玉斧,就断言“和田玉”早在6000年前就进入中原(杨伯达,2005);(2)将甘肃的齐家文化古玉、延安榆林、神木的陕西“龙山文化”古玉、山西陶寺龙山文化古玉连接起来,便勾勒出一条远在“丝绸之路”之前2000余年的“古玉石之路”(杨伯达,2005);(3)更有甚者,对史前文化古玉中,凡鉴定为“角闪石玉”(确切地说是透闪石玉)者,均认为来自“和田”,凡鉴定为蛇纹石玉者,均来自辽宁省岫岩县产的“岫玉”等。这种认识,武断些说,都是不确切的。由此导致的一系列推论缺乏科学依据。

第一,根据某些著述,新石器晚期新疆地区“和田玉”开采规模很小,应用水平很低。有些也不一定是“和田玉”。如在距今近4000年的楼兰遗址中只发现了2件玉斧(唐延龄等,1994);罗布泊以西的孔雀河下游,在42座古墓葬中仅发现少量玉珠串;最接近“和田玉”的是于田县阿羌乡柳什村一座古墓中发现的1件玉饰,其年限也只距今3000年,……(杨伯达,2005)。

第二,再看中华大地的东部地区,早自新石器时期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刘振峰等,2007);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杨伯达,2005);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杨伯达,2005);北阴阳营文化—凌家滩文化—薛家岗文化(杨伯达,2005),等,逐渐出现了大量的以透闪石为主要成分的软玉质的古玉器,其分布范围之大,延续时间之久,与新疆此时玉器的萧条景象相比,上述的推断或立论不可信,明确说,6000年前“和田玉”不可能进入中原,“古玉石之路”是不存在的,透闪石软玉不一定是“和田玉”。

第三,“蛇纹石玉”的生成条件分布范围很广,玉石产地很多。各地新石器时期考古发掘中,所见蛇纹石质玉器并非都源于辽宁岫岩。由此得出的任何推论都不恰当。

2 质疑殷墟古玉“和田”说及其辨析

翻开任何一部有关殷商时期古玉的论著,几乎无一不认为那些玉器是“和田玉”制成的,这一点几乎已成“定论”。然而,经过反复分析研读若干专著,笔者还是觉得“和田说”依据不足。

第一,概括若干专著对殷墟古玉确认“和田”说的论据主要有3点:(1)根据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5件玉器中约300件的鉴定结果大部分均是软玉,据此确认“和田玉”已源源进入原殷王室(唐延龄等,1994),这是论据之一。(2)上述著述中又引用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记载有:「庚子卜……取玉于鬲」,「戎寅…正(征)玉」,关键是「…取玉于鬲」被认为殷墟古玉取材于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唐延龄等,1994),这是论据之二。(3)该论著又以《管子》一书记载有:玉出自於禹氏之旁山…,夫玉起於牛氏之边山。北用禹氏之玉。并明确指出:“旁山”、“边山”就是指昆仑山(唐延龄等,1994),这是论据之三。

第二,为了比较深入地探讨殷墟古玉的来源,首先必须论证史前古玉的来源及其与殷墟古玉的密切关联。若说明软玉矿的出处,应当先将软玉矿床的基本概念加以概略阐述。软玉矿床主要有3种类型:一是与基性—超基性侵入岩变质作用有关的软玉矿床,即碧玉矿床;二是与白云岩及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渗透交代作用”软玉矿床;三是上述2种原生矿床经地表风化剥蚀作用后,其暴露地表部分的矿体,往往被分解成大小不一的碎块,这些玉石碎块在重力、冰川和雨水的冲刷、搬运下,往往堆积在山脚下、冰舌前缘、河谷中的冲积扇、阶地、河漫滩等河床上的砾石层中,这样便形成了十分重要的第三种类型的次生堆、沉积型砾石矿床(即子玉)。

第三,根据区域地质条件分析,在阴山山脉南麓(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1991),恒山、五台山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1973),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东麓(河北省区域地质志,1991),秦岭东段(陕西省区域地质志,1984),大别山西南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1973)及山东泰山地区及胶东(山东省区域地质志,1991)——江苏赣榆一带等均具备第二种及第三种软玉矿床的成矿条件。其分布范围远远大于新疆昆仑山北侧“和田玉”的18

个已知矿床的分布范围(唐延龄等,1994)。根据考古发现,山西陶寺文化、陕西延安等地的新华文化(即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地古玉中,其玉材质地多具有透闪石、蛇纹石、蛇纹石化大理石及大理岩质等玉器组合特征(杨伯达,2005)。这种组合特征,恰和透闪石软玉矿床成矿作用形成的成矿及矿化蚀变分带现象一致。此点是上述新石器时期古玉来源“就地取材”或“近地取材”的有力证据。深入观察和分析上述各个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特征,经与殷墟古玉的总体特征比较,软玉的质地性质和玉种均十分相近,看不出它们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别。因此断定,殷墟古玉来源,沿袭了上述新石器时期古玉的来源,并非来自遥远的新疆和田。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记载的:「…取玉于鬲」,便认为殷墟古玉取玉于“昆仑山”,也不足为信。据《辞海》注明:甲骨文中的“鬲”字,即“籥”字。原本指一种乐器,发“yue”音,若与山联系解释,只能和山东胶东的“昆崙山”相谐。如此看来,将上述甲骨文卜辞解释为「…取玉于山东昆崙」更贴切,加之史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西扩的影响,殷墟古玉取于胶东似乎更加合理。相同的著述者又以《管子》一书记载:「玉出自禹氏之旁山…,夫玉起於牛氏之边山」。「北用禹氏之玉,…」,又认为禹氏西迁新疆,因此,“旁山”、“边山”即指今之昆仑山。并指出,“禹氏”即“月氏”。据考,月氏西迁是迁至伊犁地区(大月氏),未迁者(小月氏)则进入青海境内。并没有迁往和田之说。而青海确有玉石产出,除格尔木东部已知玉矿外,往东均有软玉成矿条件。而考古发掘结果,又有齐家文化等古玉出土,更证明了《管子》一书之「北用禹氏之玉,…」实指黄河中上游青海和甘肃之玉,而非“和田”之玉。

3 结 语

综上所述,不能因殷墟古玉大多数(指妇好墓古玉)是透闪石软玉便定论为“和田玉”;殷墟甲骨文卜辞记载及《管子》一书记载,均不能作为殷墟古玉源自新疆“和田玉”的确切论据。考虑到殷墟古玉和中原及其周边地区新石器时期古玉的密切关联性,不能不认为殷墟古玉仍是“就地取材”或“近地取材”,而不是“和田玉”。

“和田玉”究竟是什么时候大规模输入中原地

区的呢?当然是“丝绸之路”开通前后。人所共知,自汉代起,关于新疆产玉才有明确记载。而且,根据考古发现,汉代前后的古玉质量、种类、数量与此前发现的古玉有明显区别。大量优质白玉精品占统治地位,青玉很少。非软玉质的玉器几乎没有。这说明“丝绸之路”才是“和田玉”东输的主要通道。也许会有人认为,从史前到殷商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大量古玉均是“地产”之源,为什么到汉代前后很快就消失了呢?这主要是,当时玉器均为皇室及贵族享用,来源都是贡品,即便有商品玉材,也势必同样精挑细选。这样在质量和数量上必然很快湮灭了“地产”之源。致使《山海经》中所记的259处产地,如今不知“君在何方”。

笔者此文的“对”与“错”还很难说,只希望能抛砖引玉。考古地质学今后的研究课题任重而道远。作为考古学中的一门辅助性学科,它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涉及远古时期古玉溯源问题,而且对古人类的生存环境、古生态及古文明的基本态势研究皆可发挥作用。如远古时期为什么铜器早于铁器出现?青铜器的铜质为什么各地不同?远古人类是“钻木”取火吗?诸如此类问题均可通过“考古地质学”研究取得进一步的认识。遗憾的是,目前从事此类研究工作的人员较少。因此,笔者怀着一颗热忱之心,期盼考古地质学能够早日兴旺起来。

参考文献:

- 河北省地质矿产局. 1991. 河北省区域地质志[M]. 北京:地质出版社.
- 李明,李思函,张德华. 2008. 中国新疆和田玉——红玉[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刘振峰,金永田. 2007. 红山古玉藏珍[M]. 沈阳: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矿产局. 1991. 内蒙古自治区区域地质志[M]. 北京:地质出版社.
- 山东省地质矿产局. 1991. 山东省区域地质志[M]. 北京:地质出版社.
- 陕西省地质矿产局. 1984. 陕西省区域地质志[M]. 北京:地质出版社.
- 唐延龄,陈葆章,蒋壬华. 1994. 中国和田玉[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闻广. 1986. 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考古考古地质学研究[J]. 文物, (10):42-49.
- 杨伯达. 2005. 中国玉器全集(上、中、下)[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
- 杨伯达. 2007. 中国玉器图典(上、下)[M]. 海口:海南文宣阁出版社.
- 严明林. 2007. 新疆和田玉民间精品图录[M]. 海口:海南文宣阁出版社.
- 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 197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集[M]. 北京:中国地质图制印厂.
- 钟见慈. 2003. 玉器鉴赏(上、下)[M]. 北京:中国鉴赏出版社.

Oppugns on ancient nephrite jade at Yin Ruins

WANG Xue-meng

(Jiangsu Department of Land and Resources,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In light of ge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tudies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jade in the Neolithic Age and its inheriting relations with the ancient jade in the period of Yin-Shang Dynasty, the author made comparisons with the jade mining standards in Central China and Xinjiang region, regarded that there was no road of ancient jades and stones. Ancient jades at Yin Ruins inherited the source of the late period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y belonged to “obtain material from local sources” or “obtain material from nearby sources”.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geology; Ancient jade at Yin Ruins; Oppugns